

## 詩話

我國古代文人通常喜歡運用「詩話」這種體裁表達文學見解。許顛《彥周詩話》曰：「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說明這類作品內容很龐雜，而形式則是很活潑的。唐詩的創作成就極為偉大，但詩人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卻未能及時總結，從現存的一些「詩格」「詩式」「詩例」之類的著作來看，大都偏於形式技巧方面細枝末節上的研討，專在對偶、聲律、體勢上下功夫，諸如五格、十七勢、二十式、二十八病、二十九對、四十門等等，細碎煩瑣，對指導創作未必有大的幫助。但這畢竟大都是唐人的著述，還是反映了唐代詩學的一個方面，對研究六朝至唐的修辭、詩律和文學批評都有參考價值。

中唐時期的日僧空海（七七四—八三五），法號遍照金剛，追封弘法大師，利用旅華時期得到的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詩髓腦》、皎然《詩議》等書，編纂成《文鏡秘府論》六卷，保存了許多失傳的文獻，為後人研究文學理論和創作技巧問題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此書今有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日本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注》加以闡發，都很詳備，可以參看。

唐代還有一些小說體裁的著作，如范攄《雲溪友議》、孟棻《本事詩》等專門記載詩人故事，因而有人認為應該歸入詩話一類。這類書籍對擴大唐詩的影響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所記的事卻不一定可靠。作者囿於見聞，又受傳奇的影響，往往隨意渲染，不顧事實。例如《雲溪友議·窺衣帷》敘元載之妻激勵丈夫成名的故事，范攄把元載之妻記作王縉相公之女，王維右丞之侄，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劉公嘉話錄》敘此作「四道節度使女」，可知元載之妻的父親乃開元時期的名將王忠嗣，這點新、舊《唐書·元載傳》中均有記載。

南宋之時，出現了記述唐詩文獻的名著——計有功《唐詩紀事》。此書共八十一卷，收詩人一千一百五十家，為後人研究唐詩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材料。

計有功在《自序》中說，他「閒居尋訪，三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碑誌、石刻，下至一聯一句，傳誦口耳，悉搜採繕錄；問捧宦牒，周遊四方，名山勝地，殘篇遺墨，未嘗棄去」。因此書中記載了很多著名詩人的事跡，也保存了很多不太知名的詩人及作品。這些作家作品，假如計有功不去努力搜求，就會湮沒無聞，而他採錄的大量文獻，有些也已遺失，僅靠此書流傳。例如張為的《詩人主客

圖》一書，開後世詩派說之先河，然無完整的本子傳世，《唐詩紀事》保存此書原序，《四庫全書總目》因稱「獨借此編以見梗概，猶可考其孰為主，孰為客，孰為及門，孰為升堂，孰為入室，則其輯錄之功，亦不可沒也」。

計有功採取逢人必錄、以人為綱的方式編纂，不論全篇或殘句，不論本事或品評，一一歸於該人名下，還略敘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經歷，借供論世知人之需。因此，《唐詩紀事》的巨大貢獻就在保存原始資料，而作者自己並沒有發表甚麼評論性的意見。

因為材料來源龐雜，清理不易，書中的疏誤之處亦復不少，如誤將王績、王勣分為兩人，又把來鵠、來鵬誤作一人之類。材料引證錯誤和書寫錯誤之處也不少。今人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做了大量的材料溯源和訂正文字的工作，有功此書匪淺。

宋代詩話之多，內容之豐富，無法一一詳論。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郭紹虞編《宋詩話輯佚》，集中了宋代有代表性的詩話，便於閱讀。此外，宋代還有三部篇幅很大的詩話總集，對研究唐詩也有用處。

阮閱編《詩話總龜》，時在北宋；胡仔編《苕溪漁隱叢話》，時在南宋初年，兩書所收的材料，當然以北宋人的撰述為主。阮閱編書時，因黨禁而不用元祐諸人文章，胡仔繼此而作，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此書分兩次編成刊出，《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體例一致。評論對象，以歷代重要詩人為主。唐五代列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及楊凝式、羅隱等人，內以有關杜甫的文字為多。引用材料很豐富，且有所別擇，較為精當。

南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二十一卷，搜集的材料以南宋人的詩論為多，可與《苕溪漁隱叢話》中的材料互補。此書分門別類輯錄宋人詩論，以研究創作技巧為主，與胡仔之書有所不同。前十一卷分論詩法、詩體、句法、造語、屬對、點化、詩病等項，意在指示學詩門徑，第十二卷以下則按時代品藻古代詩作與著名詩人，意在樹立典範。唐代詩歌，上起李白，下至晚唐，採擇有關的評論文字，頗為精要，例如王維之下有子曰「輞川之勝」，「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這些對研究王維詩歌的特點顯然有啓示作用。

《詩話總龜》的性質較為複雜，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後人改編，已失原貌。《前集》五十卷，當仍為阮書之舊；《後集》五十卷，基本上是《苕溪漁隱叢話》《苕溪詩話》《韻語陽秋》三書的雜湊，當出書賈之手，絕非阮書之舊。以《前集》論，分類編排，多錄雜事，猶如一部有關詩話的類書。所引著作，有的已失傳，故以資

料而言，其價值不在《茗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之下。讀者耐心發掘，可以解決唐詩研究中的一些複雜問題。例如《因話錄》的作者趙璘、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〇說是「璘甚陋，裴公（坦）戲之」。但他長得究竟怎樣，可缺乏記載。《詩話總龜》卷三九《譏諷門》下記曰：「趙璘儀質麼陋，第名後赴姻禮，賓相以詩嘲之，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軀立，便與夫人作鏡台。」此一記載當出《抒情詩》（《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知賓相為薛能。可徵趙璘身軀特別矮小，所以經常遭到人們嘲弄。查《唐詩紀事》卷三五《陸暢》名下有云：「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以薛能為賓相。能詩曰：『第一莫教蛛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火爐床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台。」或曰：暢羨而能罵。」趙璘顯為趙璘之誤。據上可知，趙璘於大和八年應進士舉試及第，後即赴姻禮，薛能以詩嘲之。《全唐詩》卷五六一亦載薛能《嘲趙璘》詩，其他殘句失載。薛詩首句作「巡關每傍樗蒲局」，則是此公還嗜好賭博。輾轉互證，可對趙璘的情況和當時文人善謔的風氣增進了解。

宋代詩話，以其影響之大而言，首推嚴羽《滄浪詩話》。作者批判了江西詩派



唐詩畫譜

的流弊，也反對南宋時期江湖四靈的崇尚晚唐之風，「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

唐詩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後起的一些詩派，標舉宗旨時，也大都要把唐詩的某一階段作為取向的對象。例如明代的前後七子，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繼之而起的公安、竟陵，改途易轍時，也就傾心於白居易的淺易詩風和賈島的僻苦之作了。

明初高棅編選《唐詩品彙》九十卷，以嚴羽的理論為指導，進一步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個時期，有助於唐詩發展階段的研究，儘管後代一直有人表示異

議，但這一學說明晰地勾出了唐詩發展的輪廓，因而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這裏涉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有一些文學理論家，並不採用理論著作的形式表達見解，而是編選一部書，通過具體作品的去取，表明導向。清初王士禛倡神韻說，他就編了一部《唐賢三昧集》，專選王孟一派的神韻綿邈之作，借以表達他崇尚意在言外含蓄不盡的旨趣。沈德潛倡格調說，他就編了一部《唐詩別裁集》，大量選入杜甫等人大聲鏗鏘的詩作，借以表達他崇尚氣象恢宏聲調高昂的旨趣。不了解唐詩中這些流品，也就不能深刻體會各個詩派的宗旨；反過來說，如果了解中國詩史上的源流派別，也就不能深刻地理理解每一位具體的唐代詩人。

說到選本，當然首先應該重視唐人選唐詩，如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反映出了盛唐人的旨趣；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反映出了中唐時期詩人的情趣，這些都是研究唐詩的重要讀物。而如殷璠之評儲光義曰：「璠嘗睹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外義疏》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可知儲光義在經學和子書上有專著，不僅長於寫詩；又如《極玄集》敍李端曰：「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洞、耿漳、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可說是有關大曆十才子的幾種異說之中最可信的一說，由此均可窺知唐人選本之可貴。

至於說到研究唐詩的專著，則可注意胡震亨的《唐音癸籤》一書。此書共三十三卷，原是《唐音統籤》中的一個部份。胡震亨在編纂這一空前巨著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材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於是將個人心得寫成此書，附於全書之末。後來單刻傳世，流行遂廣。胡震亨對唐詩的源流演變，體制的形成發展，作家的風格異同，創作的形式技巧，以及音樂和文學的關係，常用詞彙的詮釋，一一做了系統的論述。最後還對唐詩的別集、總集、選集，以及有關的詩話、註本、金石等項逐一做了介紹，有的還列有綜合目錄，更便參覽。

明人胡應麟的《詩數》一書，也應重視。此書為通論歷代詩歌之作，共二十卷。內編六卷，分論古近體詩；外編六卷，分論歷代詩歌。二者之中，論及唐代詩歌的體制和詩人的成就得失者，語皆精到，讀之有益。



## 藝術

詩書畫的原理是相通的。唐代一些著名的詩人，往往具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他們或是能詩善書，或是兼通詩畫，而且詩人大都熱愛藝術，因而詩集之中常有一些品評書畫的文字。只是有關詩人的記載，對他們同時精通其他藝事，每每缺乏完整的介紹，這就限制了後人的視野，不能全面了解這些詩人的成就，也無法了解他們觸類旁通的根本原因。好在唐宋兩代留下幾種藝術類的著作，或記書畫家的事跡，或記書畫真跡的流傳，提供了那些詩人而兼通藝事者的研究資料。

大家知道，王維多才多藝，除了詩才出眾外，兼通音樂，在繪畫上也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朱景玄《唐朝名畫錄》、闕名《宣和畫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等書中都有記載。讀了這方面的文字之後，對王維其人也就会有更深的認識。《唐朝名畫錄》把他的畫列入妙品，說是「復畫《輞川圖》，山谷鬱鬱盤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這裏所描述的，和他輞川所作的詩意境相通。閱讀這一文，有助於加深對王詩的理解。

和王維交情頗深的詩人張諲，在文壇上也頗有聲名，所以《唐詩紀事》卷二〇、《唐才子傳》卷二都立有專傳，可惜其詩今已隻字無存。《歷代名畫記》卷一〇曰：「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為



王維《江干雪霽圖》(局部)

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王維答詩曰：『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詩曰：『小王破體閒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書堪記室妒風流，畫與將軍作勍敵。』原來計有功、辛文房二人就是據此錄入的。李頎之詩今已不存，《全唐詩》據此輯得殘詩四句。



《文苑圖》

李中舍也。」上舉詩句見高適《留上李右相作》中，可見當時李林甫即以善畫享有聲名。

但這與史書上的記載很不一致，《新唐書·李林甫傳》上說他「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舊唐書》記載相同，還舉了兩個讀別字的笑話作為佐證。然而這種記載頗可懷疑。因為《全唐詩》卷一二一錄有李林甫《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奉和聖制次瓊岳應

《歷代名畫記》上的一些記載，還能糾正後人一些傳統觀念上的偏差。該書卷九記李思訓一家的畫藝，備致推崇之意。原來北宗畫派的首創者李思訓「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時。一家五人，並善丹青，世咸重之」。原註：「思訓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湊。」張彥遠還說：「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興中唯白雲，身外即丹青。』余曾見其畫跡，甚佳，山水小類

制》《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三詩。一般說來，應制之作必須當場繳卷，這就不大可能叫人代筆。二詩固然不能算是佳作，但也不可能是錯別字連篇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秋夜望月》詩稍有可觀，發端數句「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下光。桂華澄遠近，璧彩散池塘……」，立意措辭頗近六朝，這與高詩所贊「興中唯白雲，身外即丹青」相合，又與他精於山水畫的記載一致。我國史學向來重視道德評價，像李林甫這樣的元惡大憝，對之當然要力加醜詆了。張彥遠似僅以藝術的眼光論畫，他的記載比較真實可信。

在唐人的題畫詩中，杜甫創作最多，成就最高，其《題壁上韋偃畫馬歌》《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戲韋偃為雙松圖歌》《姜楚公畫角鷹歌》《觀薛少保書畫壁》《通泉縣署薛少保畫鶴》《丹青行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畫馬圖》等，膾炙人口。裏面提到韋偃、王宰、姜皎、薛稷、曹霸、韓幹等人，有關唐人書畫的書中都有記載，可與詩中所言互參。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稱王宰「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並引杜詩為證，又舉他在席夔舍人廳上見到的圖障和在興善寺見到的畫四時屏風為證。這些記載能使讀者加深對杜詩的領會。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敘韓幹時，亦引杜詩為證，且駁之曰：「彥遠以杜甫豈知畫者？徒以幹馬肥大，遂有

『畫肉』之謂。古人畫馬有《八駿圖》，或云史道碩之跡，或云史秉之跡，皆螭頸龍體，矢激電馳，非馬之狀也。晉宋間顧、陸之輩，已稱改步；周、齊間董、展之流，亦云變態，雖權奇滅沒，乃屈產蜀駒，尚翹舉之姿，乏安徐之體，至於毛色，多駟騮騅駁，無他奇異。玄宗好大馬，御廄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為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問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申廄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這裏他是從畫馬的歷史着眼，論證韓幹的創新意義，並且注意到了實物寫生的特點，才做出評價的。范文瀾據此評議道：曹霸遵守傳統的手法，側重刻畫馬的筋骨，畫出來的是瘦馬。杜甫的評論代表傳統的看法。韓幹畫的是「翹舉雄傑」的大馬，具有盛唐的時代風格。張彥遠對杜甫的批評實際上是兩種不同觀點的反映。

張彥遠於大中元年（八四七）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是唐代畫論和畫史中重要的一部專著。他是「三代相門」（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的後裔，歷代收

藏書畫真跡很多，本人也善書畫，學識淵博，交遊廣闊，記載當代書畫名家的事跡，真實可信，評價亦允當。他還編有《法書要錄》一書，把唐代一些書法理論家的著作匯合在一起，內如何延之《蘭亭記》一文，記載蕭翼喬裝至辯才處騙取《蘭亭》真本之事，還保留了兩首僅見於此文的詩。

除上述幾種藝術門類的書籍外，還有僧適之《金壺記》三卷、陳思《書小史》十卷、朱長文《琴史》六卷等，都記有唐代若干精於藝事的人物，可參看。

## 地志

唐人記載當代地理的文獻，今天還能看到的，主要有唐初魏王李泰領銜實由蕭德言等編纂的《括地志》（已殘，今存輯本），盛唐時期杜佑《通典》中的《州郡》；中唐時期李吉甫編纂的《元和郡縣志》，以及《舊唐書》和《新唐書》中的《地理志》。唐代州郡設置前後變化很大，這些著作恰好代表了各個階段的建置，如《括地志》分全國為十道，共三百六十州，反映了唐初的情況。《通典·州郡》分全國為十五道，共三百二十八郡，反映了天寶年間的情況。《元和郡縣志》把州郡歸屬於方鎮的統轄之下，反映了憲宗時期的情況。兩《唐書·地理志》都把全國分為三百四十六州，反映了唐代末年的情況。同一州郡，前後歸屬不一，研究唐代詩人的籍貫和活動區域，應該注意這些地方當時的歸屬，再到相應的地志中去檢核。

這些書中，尤以《元和郡縣志》和《新唐書·地理志》二者為重要。前書以當時四十七節鎮為準，分鎮記載府、州、縣的等級，戶、鄉的數目，以及沿革、山川、道里、貢賦等項，記載詳盡，內容豐富。《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很有條理，敘